

张巨看到妻子和别的男人在约会

6

情感故事



崔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凌威年少气盛时曾有过一次荒唐轻率的婚姻,留给他唯一的纪念是儿子磊磊。在商场打拼多年凌威对女人近乎绝缘,可这时他认识了弟弟凌武所在通讯公司的同事苏月,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婚后张巨发现苏月原来不是自己所爱。张巨大学时代的女友叶小茹始终对他一往情深,郁闷的张巨终于和叶小茹旧情复燃,苏月不同意离婚就屡屡遭到张巨的虐待和诽谤。故事结局完美,但过程曲折跌宕,留给读者诸多启示。

[上期回顾]

苏月看到丈夫张巨和别的女人在家偷情后生病了,同事到她家看望她,张巨想以此与苏月和解,两个人都没再提那次的的事情。不久,苏月的前男友余智来找苏月,他依然对苏月牵挂着。

余智看苏月:雯没有告诉你吗?在我结婚前我碰到过雯一次,我让她告诉你,只要你说一句不要我结婚,那么无论多久我都等你。

苏月看着面前这张年轻的忧郁的依然能打动她的脸,摇摇头:余智,这样做岂不是太傻?不要说那么有头脑的雯,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替你传这话的。那是你一时失去理智的行为,没有人会当真的。

余智握着苏月的手,轻轻抚摩着,在唇边轻吻着,那纤细的冰凉的指尖传来的寒意依然让他怜惜。他的眼睛蒙上一层雾。苏月轻轻地然而坚决地抽回自己的手。她的心里也汹涌着莫名的伤感。苏月永远记得那一天,他冷冷地看着她,素日忧郁的眼神里添了几分阴鸷:我真是看错你了,你走!

她真的走了,因为她无话可说,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走,直到她结婚,他也结婚,他们才第一次这样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沉默了好半天,苏月问:她,好吗?

余智抬起头来看苏月。所有人都认为余智艳福不浅,他娶的那可是在这个城市甚至整个北部地区都人尽皆知的大美人啊!作为一家业绩彪炳的上市公司的形象代言人,绘有她图像的巨幅广告牌随处可见。余智不否认她是爱他的,但这爱未免有些浅薄有些儿戏,每每看她在屏幕上或是路牌上巧笑倩兮,余智就不能不怀疑,她什么时候是在生活什么时候是在表演?家里倒是应有尽有,可唯独缺少女主人才能带来的温馨和安详!没有人知道余智的后悔,不如说没有人相信余智会后悔。自结婚后余智没在家吃过一顿饭。家里的锅灶结婚时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余智是不下厨的,她当然更有理由不做了,手会弄糙的!她一天到晚在脸上手上身上涂各种各样的化妆品。余智搞不懂她

是为自己活着还是为那张脸那双手还是她的其他部件活着。

余智开始想苏月,越来越想。他求雯,他知道,只有雯才能安排他再见到苏月,他最终让雯无奈地应了他的请求。现在,他和苏月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很近,却也很远。因为余智心里已经明白,分开那么久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在苏月轻轻抽出自己的手,在苏月平静地说:还是叫我苏月吧……余智就已经明白,他再也走不到苏月的心里去了。他伤害了她。

张巨本来是想早早回家的,手头有些事耽搁了一会儿,跟着他接到苏月的电话,她说雯约了她吃晚饭,回去要迟一些。张巨合上手机有些不快,本来小茹约他一起过周末,是他没答应,这段时间和小茹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苏月前些日子痛经疼得死去活来,他没在家,他心里有隐隐的内疚,今天他特地去买了苏月爱吃的烤鸡翅,可是苏月却说不回家吃饭。他开始考虑,要不要给小茹再打个电话?

张巨沿着街道多少有些散漫地走着。他没给小茹打电话,自那次小茹终于说要她娶她那次,他在小茹面前就感觉到了一种压力。虽然小茹后来再三宽慰他不要把她在她那时候说的话太往心里去,可他心里还是很明白,那是小茹一直都想的事情,从她十九岁到现在她二十九岁。

张巨和叶小茹是大学同学,在大二的第二学期,他们像许多男少女一样,在完全适应了大学生活之后,迅速坠入了情网。当时他们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对儿。大四那年,张巨突然和叶小茹分手,这时叶小茹都已经在张巨将要回去的城市联系好了单位准备和张巨一起双双双栖。没有人探究他们分手的原因,临近毕业的非常时期,大家自顾不暇哪还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情?叶小茹的父母来找张

巨,不是劝他们复合,他们是想张巨劝叶小茹放弃那份已经联系好的工作,留下来。张巨吃了一惊,他以为他们既然分手,叶小茹一定会取消原来的计划,他没想到,叶小茹那般坚定地要去他所在的那个城市,以至于和家人闹翻了。

张巨也没能劝得了叶小茹,他们同一天踏上北上的火车,但是不在同一车厢。一年后,当张巨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时叶小茹已经成为省电视台“法制天地”节目不可或缺的王牌主持人。张巨由欣慰而释然,叶小茹在他脑海里的影像越来越淡。

当婚姻不像预想的那般幸福,主要是苏月作为妻子不像张巨预想的那般可意时,张巨第一次开始回忆叶小茹。说回忆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现在的叶小茹和自己联系在一起。直到那一天。

因为成功审理并迅速判决了一起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的恶性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张巨的名字出现在各大报纸显要的位置。电视台也对他进行了采访。可以预见的是,作为“法制天地”的主持人,叶小茹的出现不可避免。及至见面,张巨尘封已久的回忆像开闸的洪水般汹涌而至。叶小茹找到了他,他找到了自己。当这个想法出现时,他就躺在叶小茹单身公寓卧室的床上。接下来,张巨震惊了。叶小茹拧亮了壁灯,她站在床边的地板上,就那么一丝不挂地站在床边的地板上,张巨看清了,她腿上有几处淡淡的血色,张巨本能地再去床上,雪白的床单上有点殷红的血迹。叶小茹在灯光下幽幽地开口:我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叶小茹始终不知道,当初张巨为什么突然要和自己分手……只有张巨自己知道,自得知同寝室的男生津津乐道的“玉狐”竟然是叶小茹的那

一天起,张巨的脑海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和叶小茹去公园的前一天,他看到一本杂志上的一句话:法国男人从不当着别人的面议论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怕听众中有比他更熟悉他妻子的……那天,叶小茹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喊大叫说什么鸽子的眼睛性感,那一刻,他无地自容。他心里衍生出的反感是那样强烈,他再看着叶小茹那双与众不同的狭长的妩媚的眼睛,竟然从中看到一丝邪气。不检点。他的脑海里立刻产生这种印象,而且就此挥之不去。因为有这样厚重的铺垫,十年后和叶小茹的这一夜对于张巨震撼之惊心动魄就可以理解了。张巨把叶小茹拥在怀里,用全部的爱意去温暖这个完全属于自己彻底属于自己的女人微凉的身体……

张巨胡乱抹了一把脸,天上又开始零零碎碎地飘雪。张巨止住了脚步,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家餐厅的门口,对了,小茹说过,她很喜欢这儿的情调和氛围,只是,自己从没有带她来过。他信步走进,小茹喜欢吃甜品,他看到玻璃餐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精致典雅的西点。

在收台等着找钱的工夫,他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四下里张望,张巨的目光慢慢变得凝重,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侧影——苍白的脸颊略浅的发色低垂的眼帘,张巨看到坐在苏月对面的应该是个男人。根本就是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男人。

等了很久,叶小茹的脸才出现在门后,她消瘦憔悴得让人心疼,她努力在脸上浮现出一个虚弱的笑容。门才关上,她整个人就软软地倒在了张巨怀里。张巨顾不上换鞋一直把她抱进卧室放在床上。叶小茹看着张巨,一颗泪慢慢地滑下来,她抱住张巨,附在他耳边小声说:我想,我得让你知道,我怀孕了。

一次各怀鬼胎的紧急会议

3

官场小说



丁邦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市委换届,班子中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坛的格局,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正值此时,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也孕育了新机会。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上期回顾]

廖志国在竞选市委书记时困难重重,对他的举报信满天飞,幸好梁副书记帮了他的忙,把危机都化解了。不过妻子苏婧婧因为赌石的事情也不得不去美国避风头了。

晚九时,市委常委会在某种局促、神秘的气氛中准时开始。由于是紧急会议,人到得并不全。黄一平以市委副秘书长身份,担任会议记录。

议题既出,会议陷入沉默,喝水、抽烟的声音便显得特别夸张。对于大家的沉默,廖志国并不急躁。他知道,这个常委会其实只是走个过场,并不能真正制止于树奎的行为。当然,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样子还是要做,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多数常委,孤立反对派,二来对朱玉也算有了个交代。眼下,这些沉默的常委人人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懂得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都不肯率先表态。

“政法口上的人,又是政法委推荐的人,老朱你先说说。”廖志国看着沉默得差不多了,就点了朱玉发言。

市委政法委书记朱玉,在常委里资格最老,在阳城官场上也有些根基。只是其人能力、水平不高,平常做惯了好好先生,爱耍点小滑头、沾些小便宜,威信不是很高。这次他将妻侄许海卫安插到海北,原本是想做得悄无声息,没料到砸在于树奎手里,实在是窝囊透顶,脸上很有些过不去。

“检察长和法院院长逐步实行异地任职,是上级组织部、政法委联合提出的要求。许海卫同志到海北任职,是经过市检察院党组推荐、市委政法委员会集体讨论,又经过市委组织部考察后,报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符合任用要求与程序。如果海北县这次轻易将人换了,那今后市委的决定在下面还如何实施?”朱玉的意见很明确。

这种会议,既然开始发言了,就不能再冷场。“大雄同志,你是组织部长,也说说。”廖志国接着点了贾大雄。受到书记点将,贾大雄似乎愣了一下,又习惯性地瞟了一眼苗长林,这才以他浓重的海北乡音道:“这个事情,我也是今天下午刚刚知情。按

理说,市委作出的决定,海北县委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海北县委,而是海北县人民代表大会,是海北一百多万人民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按照有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海北县人民代表有权推选自己认为合适的候选人,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对于人民代表的意愿,不要说海北县委,就是我们阳城市委也无权强行干预,这也正是于树奎他们感到棘手的地方。”

“啪!”廖志国不容贾大雄把话说完,将手机在面前重重一拍,声音很大。“这就是你组织部长的意见?”廖志国脸色铁青、语气生硬。稍后,可能觉得有些失态了,又放缓口气,问:“二三十个人民代表推出的候选人,就代表了海北一百多万人民和全体人大代表?就比市委研究确定的人选更合适?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你这个组织部长在考察、推荐许海卫时,是如何帮市委把关的?海北人代会上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变故,你是今天下午才知道,还是早就知道了没报告?到底是你组织部长失职失察,还是海北县委目无组织纪律?”廖志国一番连珠炮,打得贾大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额头上也很快密布汗珠。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今天海北县可以否决市委下派的检察长,那明天是不是可以同样否决县长、副县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海北能这么做,别的县(市)、区就不会效仿?假如海北的做法推而广之,那我们在这座的这些人,岂不都要回老家耕田种地?”廖志国精心准备的说辞,事前几乎经过了黄一平的字斟句酌,意在尽量争取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于树奎及其后台。果然,廖志国说过之后,原本慵懒的会场气氛,顷刻平添了几分严肃与紧张。在座的几个常委,或许多少都受到了某些启发与触动,大家的眼神里流露出

赞许,且都有了发言说欲。

“这种风气不仅不能助长,而且一定要刹!市委的决定还是要执行,这是原则,也是纪律。否则,今后各个县(市)、区都如此效仿,岂不乱套了。最近,某些人总在盼望市管县赶紧改成省管县,好像多挨一天都不行了。我倒不相信,归我阳城市管,你是正处级县长、书记,一旦归省管了,你就马上升成厅级?”市长秦众一反平日的不偏不倚、不冷不热,语气竟然有些激动。秦众少年老成,表面一副刻板的书生模样,实质胸有城府,颇具大志。半年前,廖志国接任书记时,省委征求其对市长人选的意见,他选择秦众否定了苗长林。因此,眼下阳城的委、府关系,依然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蜜月期。

宣传部长马艳丽、纪委书记何长来的态度也很鲜明:应当督促海北县委加紧做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市委决定。剩下没有发言的,就只有副书记苗长林了。

“长林书记,你是定点联系海北的市委领导,对海北情况熟悉,也最有发言权,我想重点听听你的意见。”对于苗长林,廖志国表面上格外尊重,却又话里有话,顺脚就将球踢给了对方。

这个苗长林,当然不是一般人物。这次的海北检察长事件,不论他表现得怎样超脱,可阳城九成以上的官员都会一口认定,他就是那个幕后大老板。因此,对于廖志国踢过来的这只球,他不能不接,却又不可张开双手尽揽入怀,否则,要么露出马脚置自己于尴尬境地,要么一把烂牌就会窝在自己手里。

“大家刚才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都表示赞同。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说着,苗长林抬起手腕,向大家亮了亮他那只雷达夜光表,说:“已经快十二点了,距离海北明天下午的选举只有

十来个小时了,要做工作也得抓紧,纸上谈兵可不能解决问题哪!”他这一说,轻松避开了实质性表态,倒也真正提醒了大家。常委们纷纷拍腕或拿起手机看时间。

廖志国也抬手看了看腕上的表,说:“不是长林书记提醒,我倒真是忘了时间。我看这样吧,既然大家对这个议题本身没有不同意见,那么会议结束之后,大雄部长就辛苦一下,马上带人赶到海北,分头工作。大雄同志在海北那边的所有情况,第一时间先要向挂钩海北的长林书记请示汇报。当然啦,这个事情,我和秦市长作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当仁不让要负责到底。”廖志国如此安排,不仅将贾大雄、苗长林牢牢绑定在海北,而且也将秦众紧紧拉到自己身边。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提议。”苗长林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为了加强对海北方面工作的力度,是不是请黄一平副秘书长随贾部长同行,既有个帮衬,也好及时向廖书记通报情况。”贾大雄一听,连忙附和:“对对对,有黄一平同行,我就踏实多了。”

廖志国惊异的神色虽然一闪而过,却没能逃过黄一平的眼底余光。他马上高声答应:“好的!我一定当好苗书记、贾部长的勤务兵与联络员!”黄一平一言,引得满堂笑声。

见廖志国起身收拾手机、笔记本,大家也就纷纷离席。当然,第二天下午海北的选举结果,依旧在廖志国、黄一平的预料之中——许海卫落选,那个公安局的政委汪锋当选,于树奎犯上既成事实,贾大雄、苗长林的劝阻工作失败。此况,令多数常委对于于树奎表示不满乃至气愤,苗长林一派在常委会里顿时显得孤立。而这,正是廖志国期望中实现的阶段性成果,也为他彻底收拾“三剑客”埋下了最大伏笔。